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八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

檢討

著

何氏解詁



昭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

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鄆音義齊惡二家經並如是

已奔晉此必誤也釋文未言左穀有異且本疏亦作齊字故定從之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解詁曰據八年稱弟貶曷爲貶爲殺世

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

其稱名氏以殺何解詁曰難八年事言將自是弑君也招殺世子而立公子畱致

東公自縊故云爾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皇清經解

卷六百八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一

焉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據貶必於其重者以親者弑然後其罪

惡甚故特著其爲同母弟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

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目言春秋者亦一經之通例若

招殺世子尚臣弑父皆所謂不待貶絕者也其貶絕然後罪

惡見者有二類一者義隱若楚莊王晉卻缺之屬一者事隱

若夫人氏仲遂之屬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解詁曰據棄著疾不豫貶

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

陳以招之故君死國滅卒乃歸惡孔瑗公子過而招幸免于

三月取運

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本內邑久叛屬晉今復取之不言伐晉者

諱伐喪也月者錄責之起諱意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

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鍼有寵于桓公景公忌之使出仕于晉方責秦

伯不能容其母弟欲加奔文故特以名見此與昔慶為譏逆女特書同例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

晉荀吳率師敗狄于大原

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古文春秋經作大鹵公羊師以地

物從中國解詁曰以中國形各言之邑人名從主人解詁曰

自夷狄所各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謹案此言大鹵者從狄邑名之大原者從其地形廣平各之

也原者何上平日原下平日隰原之言遠也隰之言濕也

秋昔去疾自齊入于莒昔展出奔吳昔去疾者當國辭入者篡辭展之異重矣而去疾不

皇清經解 卷六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免為篡者著去疾之不正也謂之昔展者猶陳佗之例也踰

牟之君而不與成君之稱為弒其君絕之也既絕之則展罪

已顯故於其弒也從昔無大夫常文啖趙之徒自不守踰年

稱公之法誤以曹羈昔展與鄭忽比類反疑經無惡展之文

而斥左氏記昔專為失實其妄至此有異不月者不成之為君故亦不得用諸侯奔例矣

叔弓率師疆運田

疆運田者何與昔為竟也解詁曰疆竟也與昔是正竟界

與昔為竟則曷為率師而往畏莒也

葬邾婁悼公所見之世邾婁始書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玉疾繆而

弒之葬王于郟謂之郟敖韓非子亦稱春秋記曰王子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然則卷之卒非實

卒矣春秋不言弒者為內諱也前此伯國惟齊懿公弒君自立文公未之朝也今楚夷狄之國公子圍賴弒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貶之大者故畧其實沒其文所以扶中國有天理微乎有乎

楚公子比出奔晉

解詁曰辟內難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

解詁曰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謹案昭公之篇屢言

至河乃復蓋皆季氏爲之使公不得志于晉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人惡季孫宿也此最得其實左氏壹以爲晉人辭公者魯史順季氏之飾詞耳是行經書于冬而左傳在秋安知非卽史官欲飾成公復爲晉辭弔喪故移公行期以就少姜卒之月日耶

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月丁未滕子泉卒

皇清經解 卷六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正也時唯畏齊晉大國間有使卿行者屬襄公之喪滕君親來雖爲失禮然無施不報今亦加禮特使卿會其葬善得輕重之宜月者順內恩錄之也

秋小邾婁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解詁曰爲季氏

北燕伯欵出奔齊

解詁曰各者所見世責小國詳錄出奔當誅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解詁曰爲季氏音義疏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

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誤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

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徐稱子又不外淮夷者皆以非中國主會無所殊也

楚子執徐子

二家經皆曰楚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解詁曰故繫之齊其為齊誅

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解詁曰以襄公之齊二十八年奔魯自是走之吳不書者已絕

於齊在魯不復為大夫賤故不復錄之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

防既非齊地不得與圍宋彭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

也解詁曰稱侯而執者伯討也董仲舒曰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莊王之

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者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取執

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與專地而封晉文不與致王而朝楚莊不與專殺而討春秋

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

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

遂滅厲伐執例不月七月為此滅出也音義厲疏云有作賴字

皇清經解卷六頁大孔檢討公羊通義

河李斐曰音嗟賴是也此厲卽僖十五年齊所伐者左氏經於彼作厲於此作賴寫者異耳又桓十三年傳有賴人杜預云賴國在義陽隨縣僖十五年下云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明厲與賴為一水經注潒水篇曰厲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

九月取鄆

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內諱

辭難曰入易曰取月者從滅國例起實滅也取載不起者彼承伐文載是國明此屬上有昔人滅鄆兼實取音邑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初作中軍時三分公室三家者各有其一今更毀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

二此實弱公室之事然當時必以復古為名春秋就以其善復古書之者內辭也隱惡而揚善臣子之道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解詁曰據上言作三卿等問不詳

三亦有中解詁曰此乃解上作三軍時意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

賜上作三重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也弟子
本据上言作三難下中不言三也如師解言本益中故下言
舍中爲其將復据下中難上不言中故解上以解下如此則
下不言三亦可知也謹案月者重錄之作舍同例然公如晉
亦得蒙
正月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卒夷以卒婁及防茲來奔

莒卒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來奔雖不以地亦當以近書而傳云然者

經舍兩義則舉其重者釋之其言及防茲來奔何解詰曰据漆間郎不

言及不以私邑累公邑也解詰曰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

故言及以絕之劉敞曰私邑者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皇清經解 卷六頁六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戊辰叔弓率師敗莒師于潰泉

潰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傳釋其地有涌

泉故以泉名耳何氏謂當戰而涌甚謬

秦伯卒

何以不名至此始發難者据所見之世錄小國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解詰曰嫡子生

不以名合于四境擇勇猛者而立之謹案秦居西陲雜犬戎之習非實夷國也用夷俗爾其何解詰曰据秦伯

嬰稱嫡得之也解詰曰獨嬰稱以嫡得立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何以稱人徐人越云則

不辭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解詰曰不日者行微弱故畧之上城杞已毀復卒略之者人所見也

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畧責之見其義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頗率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傳例曰暨不得已也左傳亦曰齊求之也解詁曰時魯方結昏于吳外慕強楚

故不汲汲于齊不出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言之謹案左氏許惠卿說此為燕與齊平推尋經文下有

叔孫舍如齊蒞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情事正同且以僖公之篤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較之彼間無

皇清經解

卷六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六

他事而重舉衛比伐在隔年而不重舉北燕其非燕齊平審矣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蒞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日食于陬訾降糞之交左傳士文伯說魯衛惡之衛大魯小應在其君卿

之喪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穀梁傳曰鄉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

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如楚危月出致同例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解詁曰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自下

廢上鮮不為亂故危錄之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變其曰陳者世子繫君言其則可繫招言其則不可

言其公子則可言其世子則不可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招所使也

陳公子雷出奔鄭招所立也

秋蒐于紅

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不去大夫者非討賊之辭也蓋過實不與弑而招歸罪焉若魯翬討為氏之比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葬陳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七孔檢討公羊通義

七

袁公解詁曰日者疾詐諛滅人也不舉滅為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諛託義故列見之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劉敞曰

此楚子也其稱師何貶易為貶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賊殺人之臣稱侯則疑于伯稱人則疑于討滅重矣故豈見之於師也謹案孔瑗不言大夫討賊之辭也蓋招所使殺偃師者若成濟之比承上滅陳文已明復事事繫陳者深存陳之意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檢左傳時叔弓宋華亥鄭游吉簡趙歷同如陳經唯書丙大夫者薩至也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火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解詁曰據災異為有國者戒存陳也曰存陳恠矣

曷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

則陳存恠矣解詁曰月者閔之罪人招也孔瑗弑君賊也徐彥曰恠謂悲也姚大夫曰言存陳者孔子悲之

也滅國多矣曷為獨悲陳而存之以楚託於各義若義當滅陳世無敢議楚罪者若是陳將竟滅矣而幸而復存是可悲

矣是以春秋於其未復而亟存之也廣森謂陳已滅則春秋雖欲存之他無可記故因天火而錄之不用外災常例矣
秋仲孫纒如齊

冬築郕圍

十年春王正月

夏晉欒施來奔左氏經曰齊欒施

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纒率師伐莒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戊卒

解詁曰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謹案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

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書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是不修春秋文如是君子修而削之矣蓋事在是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存其月若穆冬十有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春秋之為諱也設其文而不沒其實必有所

皇清經解卷六十八孔檢詞公羊通義

八

託以見端云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子虔何以名解詁曰据誘成曼子不名謹案虔卽元年經公子圍也本共王審之子康王昭之弟篡立

後更各度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左傳曰楚子伏甲而饗此討蔡侯于申醉而執之

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解詁曰蔡侯般弑父而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

不予也解詁曰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

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故

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已別矣是以

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

愛不予爲仁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

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子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謫子之

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子之有義其身正也夫我無之求諸

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

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犯人我之閒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論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之不素餐兮先其事後教論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之惡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非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正侷于上而非辭之行則于下仁義之處可無

論平音義懷惡而討不義讀當於討字絕之

楚公子棄疾率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皇清經解

卷六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九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范武子曰時有小者重守國之衛安不忘危廣森謂古者戰勝以喪禮處之蒐非同純吉且起大役須先期屬眾比時有喪重致眾罷遣故君子緣人情不議也

仲孫纁會邾婁子盟于侵羊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

祀人于屈銀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解詁曰歸氏胡女謹案齊歸子野母也疏因附會其初至不書者蓋爲世子時娶之据左傳會于沙隨之歲襄公始生公羊雖無明文然成十六年傳猶言公幼則襄公之幼可知假令其娶定在即位以後而襄夫人經絕不見者似未有正嫡云

冬十有二月丁酉楚師滅蔡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

解詁曰攝陳子也

不君靈公不成其

子也

解詁曰靈公卽般也不君靈公坐弑父誅不得爲君也不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上不與楚誘討殲有

不當絕故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

正之云爾

解詁曰據惡

誅君之惡止其身

子不立

解詁曰雖不與楚誘討其惡坐弑父誅當以誅君論之謹案此亦春秋託王法也昔周公誅管叔而宥蔡

叔厥後蔡仲紹封而管叔之子不得立是其制也既絕其世復稱世子者常辭君薨稱子某今不稱子某卽是絕之若併

此傳義與文反而以鄭世子忽爲難彼未知伯在喪稱名卽與侯在喪稱子同理既善鄭忽于前不嫌不當立矣春秋美

惡不嫌可以同辭必欲強相援比又可謂蔡世子般亦與使

有蔡之非怒也無繼也徐彥曰非由惡其父遷怒其子惡乎

文乎孫但由靈公大逆理無繼嗣惡乎意時有所築隄善崩潰殺人孽

之解詁曰日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率師納北燕伯于陽

皇清經解

卷六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十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也

解詁曰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

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按史記知公誤爲伯

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謹案此當爲納北燕公子陽生于

某地自生以下字並滅爾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

何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也春秋之

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解詁曰唯

會能以德優劣因大小相次序非齊桓晉文則如其詞則曰

主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其詞則曰

先聖有罪焉爾詞有褒與貶絕假天子之事故謙以爲

諱罪也亦猶孟子云罪我者其惟春秋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然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

不日者整無罪也整與公謀去季氏從公如晉晉人拒公整惶懼出奔公之復

季氏爲之也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解詁曰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逼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固以

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別種霸故狄之謹案鮮虞姬姓之國見于世本杜預謂自狄別種矣也後改國名中山左氏哀三年傳有求援于中山者卽是史記中山武公徐廣以爲西周桓公之子雖失其實然爲周之分子無疑耳晉爲諸夏盟主楚翦覆姬宗坐視不救又效楚之尤亦加兵于同姓故稱國狄之春秋特於此責晉之甚者初楚人爲申之會請諸侯于晉晉弗敢競楚由是大得志于中國故乎滅陳蔡者晉君臣爲之也蘇轍曰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

皇清經解

卷六頁六

孔檢討公羊通義

士

十有三年春叔弓率師圍費

費內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蓋季氏之臣有南蒯者以邑叛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此弑其君其言歸何

解詁曰據齊陽生入惡不言歸

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

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

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合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

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解詁曰時棄疾詐告比得晉力可以

歸至而脅立之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弑也言歸者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爾不日者惡靈王無道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爲戒

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

晉義弑二家經作殺若然則比專得弑

亦頗乎此條及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公羊經文皆特長于左穀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

解詁曰據齊公子其意不當也

據

上傳知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
卷縊而比出比歸而度縊比自謂於度無一日君臣之誼然
而君子惡比受棄疾之君已而樂成其弑也故歸弑於比以
爲後世大防比不立而殺度謂之討賊比立而殺度是弑而
已矣高閔曰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
違欲爲君則成楚靈之弑者乃比也若使人受其名已享其
利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置力焉故聖人
正名比之弑君所以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難
絕後世姦人之禍也
言將自是爲君也
解語曰故使與弑君而立
殺公子比意
者同文也棄疾卽楚子居
也謹案棄疾奉比爲主而已爲之司馬比雖不成君棄疾因
君之矣故經曰弑公子比既不與比以君之名仍罪棄疾以
而權衡各當如此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

皇清經解 卷六頁大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晉人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

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

焉時實棄疾復封陳蔡諸侯因楚之亂而飾
爲己功君子恥之故以不與者爲無恥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解語曰故使若有
國自歸者也謹案

吳世子偃師之子廬世子有之子也有子不絕者罰弗及嗣
猶煨朔之子無絕義也名者皆始立國文無所承也傳言不
與諸侯專封者謂楚專封之與彭城慶封傳文同自明或因
上言諸侯遂亂反陳蔡而疑爲平邱會上諸侯者非傳及何
衛之意然反復經文陳蔡之爲受封于楚實無迹可尋蓋邢
衞緣陵雖犯專封之咎猶爲與滅國繼絕世此則楚滅之而
楚自復之安足爲德且棄疾本以利動故直略之不復爲文
實壹若陳蔡之自紹其國者而不與楚之義嚴矣此卽春秋
明事之效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書葬者爲廬伸討賊之志也志苟不怠復讐
雖假手於楚猶蔡討也亦葬陳靈公之意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常辭也左傳不

尊夫人或可通尊晉則尤與內其國之義乖蓋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者未錄年而殺其君之子禍重又以在近世合錄各氏也

若然秦鍼昔牟夷之屬皆得言以近書傳輒發異義者所見之世雖錄小國事載之亦不勝文繁其特書者要各有主限雖可責猶不責今而責之卽是以近書矣

皇清經解

卷六頁六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七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

解詁曰畢竟祭事謹案去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穀梁傳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然非卿喪不得以聞禮弓曰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欲革雖當祭必告明禴弓曰衛有大夫告正以太史非卿故也經言有事不舉祭各者畧爲變禮張本不主議祭與宣八年同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後魏清河王暉曰攝主者攝欽神主而已不暇待

攝主而往 徵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釋况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廣森謂大夫聞君之喪不得終祭會子問固言之矣蓋陰厭而事主之禮畢醑獻而事尸之禮畢故攝主與尸事畢對文以爲節也禮曰土不攝大夫若兄弟宗人爲士者卽不可使攝孰同爲攝益知解詁錯誤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尸事畢不賓尸也假令當賓尸而聞喪則亦獻尸而已不獻賓兄弟以下也

夏蔡昭吳奔鄭 徐彥曰左氏穀梁皆言朝大出奔鄭今此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以見之文異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此與十七年甲戌占董生以為宿並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諱四大夫失眾心

以弑死後莫敢復書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應在春秋後也

秋晉荀吳率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

楚子何以不名 解詁曰据誘蔡侯各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

若不疾乃疾之也 解詁曰以為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為惡也戎曼稱子者入昭公夷狄皆進至其爵不

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畧也

夏公至自晉

皇清經解 卷六百八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

十四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隱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鄰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率師滅潁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 孛星也 解詁曰三字皆發問者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孛為孛異循問錄之其言于大

辰何 解詁曰据北斗言入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

爲大辰

解詁曰大火謂心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證案參

考工記云熊旗六旒以象伐也北辰亦爲大辰解詁曰北

辰以別心儀所在故加亦亦者兩相須之意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字彗者邪亂之氣掃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曰心大火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

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解詁曰居於越敵也言敗故言戰

也不月者畧兩夷謹案左傳時楚人以詐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旋以詐敗楚師而取餘皇歸此所謂敵也河曲之敵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皇清經解卷六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何以書據衛陳鄭記異也何異爾宋火以災書此亦

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三國爲眾

天下同亂遠近若一之象穀梁傳曰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

六月邾婁人入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率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

殺也左傳曰許悼公瘞飲太子止之藥卒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

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

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

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解詁曰樂正子春會子弟子以孝名聞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

節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失其補寫曰許世子

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解詁曰聽治止罪張洽曰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

所以異于商臣般者過與故不同爾心雖不同也葬許悼公

春秋之文壹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

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解詁曰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

害父之意故赦之謹案書葬者起非實弑也蔡景公亦書葬所以得相起者固弑而代之者般買弑而代之者非止是

以辨矣穀梁傳曰不弑而日弑責止也止日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哭泣歔舐粥啜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

皇清經解 卷之八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六

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善乎斯言孝子之至也惟止之心

過失而死其父則自不欲復生即死而天下明之謂由愛父

以死雖死猶未安也死而天下責之謂由弑父以死是以一

朝之過終古蒙惡夫如是而後罪少可償耳若止者雖不慎

其始可謂善其終矣叔武不欲其兄有殺弟名春秋為之諱

殺喜時不欲負芻有篡名春秋為之言復歸推此以說春秋即

止自責而責之者猶附於樂成賢者之意也且唯止能自責

然後君子赦之不然進藥而藥殺日非故也藥誤也甚或曰

非藥之誤疾不可為也設有不自欲速代其父宜補故寫之

宜寫故補之宜寒故溫之宜溫故寒之亦日藥誤也疾不可

為也是尚可道乎故止與趙盾加弑同然止自責則善葬

盾不自責則不書葬此其意甚微而其辭甚顯也左傳言止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趙汭曰華向作亂殺公子六

而出者故書月以異之比
于宋萬王子朝供賊之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解詁曰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也
畔臣從刑人情事為近若漢時作亂者發中都官囚徒之意
也杜預以南里為宋城內里名矣說耳左傳曰華氏居廬門
以南里畔嘗考呂氏春秋云楚莊王興師圍宋九月宋公肉
袒執纓委服告病乃為却四十里而舍于廬門之闔則廬門
去宋城猶四十里其不在城內明矣宋公之弟辰自曹入于
蕭蕭不繫宋而此繫宋者正以南里非地名也宋南里者猶
日宋獄也

皇清經解 卷六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六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解詁曰是後
周有篡禍

八月乙亥叔痤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解詁曰出奔者
為東國所篡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解詁曰前出奔已絕賤復
錄者以故大夫專勢入南

里犯君而出當誅也
言自者別從國去

大蒐于昌姦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何言乎王室亂解詁曰据天子居稱京師之言不及外也室猶家也景王庶分爭亂自內作故直刺之也前此類帶之亂經未忍言至此而世變將極雖欲諱不可得諱矣於詩三恭周以午孟八年始革般命入春秋至午季一年有孺葛之敗未及酉仲九年而襄王居鄭景王元年實亥孟之際四年後二十五年而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其稱王猛何解詁曰据未踰當國也景王世子壽蚤卒未有命嗣王崩尹氏黨于朝

劉氏單子黨于猛猛之貴賤少可知然于朝明告諸侯曰王后無道單劉贊私立少則賤少而非后之子猛與王子朝同號於其生以當國之辭言之於其卒曰王子猛與王子朝同號是猛亦未為正也故再言劉子單子以者著劉單之行其私意也君前臣名而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猛本不當為君故不正其君臣之辭也然則劉子單子何以無貶猛雖不君視朝固有間矣顧與尹氏別見曲直也稱王猛所以為當國者春秋以王猛比諸齊小白莒去疾之等猶之詩以王比十五國也居于皇者辟王子朝也崔彥直曰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葬景王月

皇清經解卷六頁六 孔檢討公羊通義

九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邾郈也對成周為西其言入何纂辭也天王入于城周不為纂此知為纂者天子無名道今而名其纂可知也本句當立故猛為纂崔彥直曰入王城不月知居于皇亦不月者也居入不月然後知王猛之非正而春秋譏矣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据天王崩不名即此為未踰年之子亦當稱王子子不當名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壽死而句及正也猛非次當及者則非可繼景者也前不也稱王猛無以見其已立今卒乃還稱之曰王子猛猛立而猶謂王子猶之比立而猶謂公子云爾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

居于狄泉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此晉人乘王室

有亂而犯周之邊鄙云爾左傳以為討子朝蓋晉史飾成其事即明不能辨正其明年傳云晉侯使士彌牟問于周眾乃

辭子朝之使則是時晉猶助朝安得有勤王之師是自相柄

鑿也且經文在叔鞅卒下而彼傳言王真朔圍郊又在癸丑前冥經不

合明失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解詁曰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月者比胙附父仇責之淺也不

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者以惡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舉錯無度失眾見篡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皇清經解

卷六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子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

夏蓄

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

據艾陵言戰

國也

時六國之師為楚伐吳若偏戰之辭當以吳及六國是與吳為主故不可然則曷為不使中

國主之

據顛之戰可變中國亦新夷狄也陳蔡新受楚封而使倭人者為主率小國以附楚故

日新夷狄也六國為夷楚役亦不可與使為主

解詁曰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言之師者許獨稱師上五國稱國之

嫌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

解詁曰髡楹下云滅者死戰當加禮

使若自卒相順也

生得曰獲徐彥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日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徐彥曰大夫死日獲者即此獲陳

夏蓄及哀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日獲者

華元是也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蓄何

解詁曰據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

吳少進也

解詁曰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

天子居于秋泉

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解詁曰據毛伯來 著有天子也先著

之正下言立王子朝乃顯其篡也居狄泉者時朝入王城矣

尹氏立王子朝解詁曰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謹案王子朝無貶者與使爲君乃得去王子之號今書王子

朝正是不成君之辭也

八月乙未地震解詁曰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至數年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弑僚滅徐

故日至三食地爲再動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據非若遂 殺恥也前無疾而復今有疾

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取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是已

今春秋取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

皇清經解 卷之六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

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饗卒

叔孫舍至自晉再氏者爲舍賢而錄之也公孫于齊舍要季氏

魯之賢大夫也預見賢於此者凡小善就其事善之小惡亦

辱其事惡之若乃先事而見褒貶則必有大美大惡足以榮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鬱釐卒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

有鶴鶴來巢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中國國中也鶴鶴不踰濟非魯國而來居此

說文解字曰有宜穴又巢也解詁曰非中國之象鶴鶴猶權欲

者不宜有也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又雩者何據驥烝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解詁曰

張本謹案祭禮諷日不諷辰詩曰吉日維成少牢饋食曰日

目辰之例故但舉兩辛以見疏數耳穀梁傳曰季者有中

皇清經解卷之八十一

三

辭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揚州解詁曰地者臣子痛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解詁曰傳言弒告子家駒曰季氏

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解詁曰昭公素畏季

弒故言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

吾何僭矣哉解詁曰失禮成子家駒曰設兩觀解詁曰禮天

天子外闕兩觀乘大路大路殷路也殷祀天以木路尚質周

同故乘殷之路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旒朱

千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解詁曰

以朱飾楯戚斧也以玉飾斧大夏夏樂也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無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

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柷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
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鼓鼙案記云朱于玉戚以舞大武八
佾以舞大夏與此文相互然八佾行綴之名文武得通言之
周官大司樂曰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則曰掌教兵舞帥而
舞山川之祭祀是夏
舞亦有用于戚者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

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焉解詁曰繫馬曰維繫牛曰婁柔順也謹案此言牛馬不知擇主惟其能委餉已者而柔馴焉以喻季氏能飲食國人則國人樂爲之用君必無功卽左氏述于家之言所謂隱民多取食焉意也
昭公不從其言終弑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

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解詁曰甲以國曰唁甲死國曰甲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昭公曰喪人不佞不善解詁曰失守魯國之日奈何去社稷也

之社稷執事以羞爲齊執事之羞再拜頹解詁曰頹者猶言也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解詁曰子家駒曰臣不

皇清經解 卷六十八 孔檢計公羊通義

三

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缺鑽賜之以死再拜頹解詁曰缺

鑽要斬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解詁曰簞葦器也圓曰簞方

射記曰薦脯用邊五臚聘記曰薦脯五臚則吉事用臚之數也唯士喪禮及虞禮脯皆四脰國子執壺漿解詁曰壺器腹方口圓之數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曰吾

寡君聞君在外餒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朝食曰饔夕食曰成也糗糒也謙不敢解詁曰未就未斥魯侯故言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

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祗受解詁曰祗衣下裳當前者之器謙不敢求索謹案諸侯非見于天子

無稽首今昭公稽首者自謂失國遂同高子曰有夫不祥讀齊臣也故下文高子辭之云辱大禮謂之拜命之辱高子見昭公拜辱太卑故曰昭公蓋祭而不嘗祭者重齊賜也不嘗者示失社稷稷志不在食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解詁曰腆厚也謹案服器齊所貽昭公以爲旅次用者未之敢服用言皆新潔也敢

以請請魯侯受之也此所謂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

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解詁曰不敢當大禮故敢辭景公曰寡人有

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

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

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言宗廟在魯弗能顧先祖之器服弗能守尙何顏以

受賜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

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解詁曰欲令受之故益諫言從者昭公曰喪人

其何稱解詁曰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

之景公曰孰君而無稱解詁曰猶曰誰為君者而言無所稱乎昭公非君乎昭公於是

噉然而哭解詁曰噉然哭聲貌諸大夫皆哭解詁曰魯諸大夫從昭公者

既哭以人為蕃以帑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解詁曰蕃周埒垣也

皇清經解

卷六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言

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辟車覆答音義辟與詩淺輟禮然禛行祺字聲訓並同孔子曰其

禮與其辭足觀矣言是禮也與乃若其辭則有足觀矣議昭公不知禮之本而威儀文辭是亟故不能

以禮為國致有此辱也音義與半聲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解詁曰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

十有二月齊侯取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解詁曰為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月者

善錄齊侯孫覽曰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為昭公取運以其取不為已得特書其爵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二月公至自齊居于運穀梁傳曰公次于揚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解

誥日月者閏公失國居運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

夏公圍成從內邑不聽例書者凡黨于季氏皆叛邑也

丙喜為大信辭

公至自會居于運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人何解語曰掘人者篡辭不嫌也解語曰上言

子已明不嫌為篡主言入者起其難也月者為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謹象敬王亦劉單所奉而居于皇言以居于狄泉不言以王猛入于王城言以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以一正一不正較然可知也又與下經以王子朝比觀之言以者不正

皇清經解卷之六十八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益可知也稱成周不稱京師者起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解語曰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

率後治其黨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運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不舉光弑者從吳無大夫例

楚殺其大夫卻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隊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

也與鼻我
同義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解詁曰月者為下出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解詁曰乾侯晉地各月者閔公內為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荅後不月者錄始可知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解詁曰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解詁曰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不月者例時也

皇清經解 卷之六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美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

秋七月

冬十月運潰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解詁曰据國邪之也運非都故不曰

曷為邪之君存焉爾解詁曰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趙汭曰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運潰者季氏誘運

人脅使逃敵則公不得復居魯地乃大夫掘國叛君之事故特書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解詁曰閔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夏

納之劉敞曰公在外久矣曷為於此乎存公居于運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吳滅國至此乃月并為所見之世錄治小國責章禹

不死位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隱如會晉荀欒于適歷

解詁曰時晉侯使荀欒責季氏不納昭公為此會也季氏負極謝過

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入所見世日卒時葬與邾婁同例

晉侯使荀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弓以濫來奔

文何以無邾婁

解詁曰據讀言邾婁謹案春秋口授恐久而失實故文雖無邾婁師法自連邾婁讀之因

以起其義也杜預橫謂是魯史闕文後世有通濫也通濫為為斷爛朝報之說以廢春秋者預其罪首與

皇清經解

卷六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國故使無所繫謹案通濫義如周書世俘云通殷命有國之通

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

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

解詁曰叔術者邾婁顏何賢乎叔術公之弟也或曰羣公子

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

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

孝公顏淫九公子於宮

中 顏於魯為妻父因

因以納賊

公也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

邾婁公子與蓋魯公子伯御 臧氏之母養公者也

孝公時尚未立懿弑則孝當為君故

傳遂以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

母者曷為者也

禮曰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謂於二者利取其一今未知臧氏之母者大夫之妾與

士之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

解詁曰不離人母臧氏之母聞

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

解詁曰以身死公則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夫之義然而於王法

當賞以活

賊至湊公寢而弑之

時伯御既弑懿公將并除孝公也

臣有鮑廣

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愨天子管義愨開成石經作詎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國語所謂宣王伐魯立孝公者也顏夫

八者嫗盈女也國色也自是巴下並傳所不信踰廣異聞言之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解詁曰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叔術爲之殺殺顏

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嫁叔術所生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與盱同母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

有珍怪之食美異之味也荀子曰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

以來解詁曰猶曰以前彼物來置我前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人未足而盱有餘解詁曰人夏叔術覺焉解詁曰覺悟也知少爭食長必爭國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

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

皇清經解

卷之六

孔檢討公羊通義

夫

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所受即濫是也服氏成長義云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爲六里國也廣森謂建國制地要取開方方三十者其積九百五分之一猶有百八十里何言六里乎豈度不

睡算術抑苟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能知之故事者也以上或說失實故引其言以正之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

豈有稱人國之賢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者而所行若此乎解詁曰言叔術本欲讓迫有誅顏天子在爾故天子死當此則讓無妻媿感兒爭食之事謹案時天子猶言時君也

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死義如蔑死我君之死解詁曰猶曰何故死畜吾天子違生時命而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立夏父乎此天子死則讓之效也

天下未有濫也解詁曰欲見天下實未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假今與邾婁庶其同書則黑弓鞮爲叛人而叔術子孫無專

濫之道是絕之也今爲叔術賢故既不欲絕其世不絕則世

大夫也

假令不絕則當云濫黑弓來

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

是推而通之也

故使仍與大夫以邑叛者同交而又別之于

可推而知矣蓋叔術雖世為大夫于邾婁原其始本與夏皆分國土地人民皆所固有不得反責其專濫為竊邑也解詁曰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道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世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耶公死外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闕

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解詁曰與取濫為亟謹案

公在外而國中取邑宜若無諱然春秋壹不變其常辭者所以存公而正各分也杜預以為昭公取魯邑彼未知齊侯取邾唯繫之齊得言取耳若繫之公而言取則是許隱如專魯而公反為取季氏之所有矣不亦昧於順逆之甚

夏吳伐越

皇清經解

卷六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完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

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

穀梁傳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

之在者唯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經傳凡四千八百九十七字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八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九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討 廣森著

何氏解詁

定元年春王三月

定何以無正月

據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子承此傳橫着元年春王之下竊以王爲月設春王斷句理不可通故升三月二字於上義

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

本所以不言卽位仍言正月者存其踰年卽位之實也定公卽位實在六月則不假存正月矣然三月雖繫執仲幾事其實外書大夫例時徐逸曰改元卽位在

于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以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

解詁曰昭得入不謹仲幾也說是

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

解詁曰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一

卽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卽位謹案是時昭公之世子衍與公子宋俱從在外季氏謀黜衍而立宋故雖踰年君位尙未

有定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

屬也焉爾 解詁曰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于是謹案微辭者意有所託而辭不顯唯察其微者乃能知之蓋所

記事皆同時君臣旣以謹尊隆恩亦無道言孫之法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仲幾之罪何不衰城也 董仲舒讀傳文如是是衰分之衰顏師古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何

邨公讀爲衰云若今以草衣城然今本竟作衰字者誤也定曰開成石經作衰其言于京師何人執

衛甯喜 伯討也 解詁曰大夫不得專執執無稱各氏見伯討不地伯討也 例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得伯討之

義 伯討則其稱人何 解詁曰弟子未解嫌大夫 貶故不稱曷稱人相執與諸侯同例

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 解詁曰實與京師是也 而文不與 解詁曰貶稱人是也 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解詁

日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謹案不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與弗克納同義成周稱京師者起敬王遂安居東周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

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正棺者殯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間魯有王禮辟時天

子故多雜殷法也禮弓曰殷朝而殯于祖而左氏說魯喪殯廟即殷法也喪自外來當盡始死哀禮故五日而後殯其明

日即位顧命成王乙丑崩康王癸酉即位鄭司農以子沈子為殯之明日此亦所謂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也

日定君乎國然後即位此後師別自為說謂季氏立定公之

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謀至戊辰然後定也然穀梁傳云何

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

其師說如此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解詁曰內事詳

皇清經解

卷之六十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禮謹案即位不日者有常日也今而非常故錄之也何言乎有常日正始必以月之朔書日月正元日是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杜元凱曰煬公伯禽子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

立煬宮非禮也昭公之出季孫隱如禱于煬公今立其宮以報之趙涉日立煬宮不日明事出叛臣又與

立武宮不同也

冬十月霽霜殺菽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菽大豆時獨殺菽不殺他物故為異此災菽也曷為以異

書解詁曰据無異大乎災也解詁曰異者所以為人戒也重麥苗以災書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

賤刑罰也謹案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菽草之疆者天戒若日加誅于疆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

解詁曰據桓宮僖宮災不言及

兩觀微也

解詁曰雉門兩觀皆

天子之制門為其主觀為其飾故微也

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

兩觀也

實兩觀災延及雉門主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

以微及大也

兩觀先災而後言之稱言有序猶孔父先死而微不言及兩觀又曰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也若然仲子以

及以絕之也不待言及其微見者不加及以絕之也

書記災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

據新延廢不言作

脩大也

解詁曰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

皇清經解

卷六頁八十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之禮故言新作以見脩大也

脩舊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據西宮災復脩不書

譏何譏

爾不務乎宮室也

譏季氏當國不勉務公室之事朝闕重地被災彌五月然後脩之魯雉門如天子應

門而兩觀尤非諸侯之法春秋雖若以譏久不脩書其僭已據事直見矣所謂微辭也解詁曰月者久也當即脩之如諸

禮侯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月者正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

不月者入春秋來邾婁數伐我邊鄙內亦亟取其邑唯終定公

之世二國修禮未嘗相犯故特與大信辭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

楚解詁曰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率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解詁曰為不會

召陵故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涪油

解詁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

諸侯盟故善錄之謹案鹽鐵論曰春秋在君在楚涪油之會書公殆夷狄也彼意似以楚強無信侵之有危為公危錄此

盟蓋會盟異地間有他事又劉子不與盟備此三者合書諸侯例也但葵邱重邱之等不書公及今再言公即與會于宋

再言豹同意故知是始之也

杞伯戍卒于會不日者與益姑同義

六月葬陳惠公

皇清經解卷六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四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解詁曰月者為下劉卷卒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

解詁曰劉卷即上會劉子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於天子也劉敬曰何以不言爵職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

稱也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最所重者也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

也卒稱各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謹案我主之者蓋劉子反自召陵速疾道卒魯人為之辯護其喪事與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解詁曰囊瓦稱人者楚為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謹案戰稱人適

可見大夫不敵君意故別貶見其罪於此

晉士鞅衛孔圉率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

明內有思禮故錄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楚師敗績

吳何以稱子

解詁曰據滅徐稱國

夷狄也而憂中國

解詁曰言子起憂中國言以明為蔡

故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拔弓而去楚

解詁曰拔

也禮天子雕弓諸侯

以干闥盧

解詁曰不待禮見日干欲因闥盧以復讐闥盧

曰士之甚

解詁曰言其似賢士之甚

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

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

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

言若使君為匹夫與師則是虧君之義

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

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

皇清經解

卷六十八

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

解詁曰時北如晉請伐楚因祭河謹案穀梁傳曰用事乎漢左

傳亦曰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

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

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

若時言如此時也傳主釋經進吳子之

其為可以復讐奈何

就舉上子胥辭責其事楚君何不如事父

曰父不受誅子復

讐可也

解詁曰不受誅罪不當誅也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謹案可也者亦可也緣孝

父之志子胥適託憂蔡與師得免於惡假合正為匹夫復讐

春秋猶當責之故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

解詁曰子復不與足可之辭也 讐非當復討

其子一往一復讐不除害

解詁曰取讐身而已不得兼朋友讐子復將恐害已而殺之

相衛而不相迨古之道也

解詁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衛不使為讐所勝迨出表辭猶先也

不當先相擊刺謹案已上二
事因方論復讐故旁及之

楚囊瓦出奔鄭

庚辰吳入楚

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
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解詁曰舍其室因其婦人為
妻謹案此左傳所謂以班處

宮者也反其故俗故不足進然猶日
入者成其憂中國之事而以惡楚也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
言我也解詁曰時為蔡新被強楚之
兵故歸之粟與成陳同義

於越人吳

皇清經解 卷六十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六

於越者何越者何据照五年有越人三
十二年云吳伐越於越者未能以其名

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本受中國封號曰越其俗自名曰
於越先言悅而後言小邾婁進之

也先言越而後言於越退之也楚病中國繼之以吳春秋
所不樂言也未復繼之以越君子尤惡之故深絕而外之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隱如之罪重矣比之於翬是不日者也今卒又日者也
公之大夫也定公德其立已而不能正出君之罪則如其恩

禮而錄之云爾蓋惟君臣之大義於翬遂既明之矣故於此
得施微辭焉此
之謂所見異辭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率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遯率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公侵
例月

公至自侵鄭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列數之者各以事往非相爲副也不各言如晉者其事不正故其辭不繁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祈犁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率師圍運

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讓二名二名非禮也 解詰曰爲

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今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此春秋之制也謹案春秋之制者君子所託新意損益周制以爲後王法若周人尊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春秋親親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成王既殯康王冕服受羣臣朝春秋之義則踰年卽位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凡此類非一欲見周禮本得二名但春秋讓之耳而許叔重橫引文武賢臣蘇忿生散宜生爲難鳥足與議也杜預輒以不稱何爲闕文名闕一字復何難曉而君子不敢增也何忌自昭末年見經至此獨注子服景伯亦各何忌左傳又謂之子服何或單言何或單言忌蓋時多有此春秋取其單言者爲正焉

皇清經解 卷六十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 再盟皆不月者齊聯衛鄭晉始失伯伯主不信信在諸侯矣

大雩

齊國夏率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侵月者例也至月者為下曹伯卒出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率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解詁曰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謹案左傳時趙鞅等來救魯也瓦內地

公至自瓦趙涉日公會外大夫不致此獨以會師致重師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榑卒

晉趙鞅率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攄公

九月葬陳懷公

皇清經解 卷六十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八

季孫斯仲孫何忌率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解詁曰復文公之逆祀不言僖公者閔公從則前為逆互文見義謹案躋訪日前言躋則後為降後言日者此陽虎為之也猶立武官日煬宮不日之法也

記去者三人解詁曰諫不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左傳曰季寤從而去之

不弔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幸卯禘

于僖公此傳云叛者五人虎叛已見下文故略舉其黨即寤也極也不弔也輒也志也傳意明順祀非實得正亦微辭耳

季氏專魯國然後舍中軍陽虎專季氏然後從祀先公而春秋書之不重若國之典制者稱其美不稱其惡臣子之義重其禮不重其事制作之意也察於此可以治公羊之學矣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

解詁曰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

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

之宰也

解詁曰季氏之陪臣為政者

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

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

迭而食之

臥而斃之曰賊鉸刻也板饋食器上蓋

曰某月某日將

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

解詁曰於是時至于日若時而出左

日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

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解詁曰為季孫御謹案臨南臨

妹字出姊

之子也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解

日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為臣

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

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

解詁曰為季孫車右實衛之

諸陽之

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解詁曰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臨南投策而墜之

解詁曰策馬捶也見二家迭食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車

陽越下取策

皇清經解

卷六十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九

臨南駮馬

解詁曰捶馬銜走音義釋文云駮本又作檄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素動反

而由乎孟

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

解詁曰莊門孟氏所入門各言幾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

然而甲起于琴如解詁曰甲公欲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

弒不成却反舍于郊

皆說然息

左傳曰陽氏駮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說然猶股然也或曰弒千乘之

主而不克舍此可乎

解詁曰時季氏邑至于千乘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

已如丈夫何孺子謂季桓子丈夫虎也言猶奈也職而曰彼哉

彼哉

解詁曰望見公欲處父師而曰趣駕使疾駕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趣駕解詁曰既駕公欲

處父率師而至懂然後得免處父孟氏家自是走之晉寶者臣懂懂也

何璋判白

解詁曰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謂得如天故錫以白

弓繡質龜青純

解詁曰質紉也純絲也謂緣甲頤也錫於白青頤明于吉凶易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著龜此皆

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謹案經末見龜者

虎止竊弓瑋傳廣言魯所有寶爾明堂位曰封父龜卽此也大弓繫弱之弓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嘯卒

得寶玉大弓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先王之賜先君之世守失之兩錄之也此陽虎歸之也然可言為盜所竊不可言為盜所歸故但舉得之而已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趙汭曰外次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晉世主夏盟諸侯宗之王室賴焉及其衰也齊景公不度德量力欲伐之而代興故經不忍言伐晉而五氏垂瑕籛條之次屢書之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皇清經解

卷六八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十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元凱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

穀梁傳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遠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

公至自頰谷

晉趙鞅率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

齊人曷為來歸運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解詁曰孔子

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齊人為是來

歸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歸之解詁曰齊侯自頰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

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費郈費皆內邑不聽者

宋樂世心出奔曹音義疏云世字亦作泄按禮記泄柳唐石經亦作世柳古音通

宋公子池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邀會于鞏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

解詁曰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謹案宋公文

繫於弟不足包下故仲佗再舉宋以明之明年經承此已明即不復言宋仲佗也佗彊起意而辰序上者既加暨又序下無罪矣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

叛胡康侯口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得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

爲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巳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

皇清經解 卷六十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解詁曰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洺盟

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既平之後遂終春秋未嘗相犯故特與洺盟同爲大

信辭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解詁曰不日月者子無道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眾見絀危社稷宗廟禍端在

定故略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率師墮郟

啖助曰毀全除之也墮但損之

衛公子孟彊率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率師墮費

曷爲率師墮郟率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日家不

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季師墮郈率師墮費解詁曰郈叔孫氏所食邑

費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謹案

再言三月不違者前据為中都幸時此据為司空時也墮鐵論曰孔子仕于魯前任三月及齊平後任三月及鄭平務雉

以德安近而緩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

者何五板而堵解詁曰八尺曰五堵而雉解詁曰二百尺謹案韓詩說八尺為

板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又古周禮說三堵為雉與此傳不合或當以五堵者度長三堵者度高若然一堵之牆高

丈長四丈一雉之牆百雉而城解詁曰二萬尺凡周十一里高三丈長二十丈

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墨子曰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若以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計之三里之城實周百有八雉容舉成

數也周禮城郭以命數為節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者皆謂外城孟子言三里之城郭里之郭乃侯伯之正制天子

外城十有二里而考工記云匠人管國方九里者以公之外城為其中城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

里為方九里者九七里之城其積九里九里為方九里者五

皇清經解

卷六頁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而強五里之城其積二十五里為方九里者三而弱然則都城百雉於子男為大都於侯伯為中都於公為小都今三家

私邑悉如中都之制不刊公室故誤使墮之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二家經曰齊侯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為孟氏不肯墮成故

公至自圍成解詁曰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故危錄之趙汭曰昭

圍成不月異在國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

夏築蛇淵圃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彊率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陽趙氏之私邑朝歌寅居其私邑而春秋不言出奔反與彭城曲沃同以入言之者唯君有國臣不專地苟專私邑以叛即與入公邑同誅

晉趙鞅歸于晉

此叛也其言歸何

解詁曰據叛與出入惡同以地正國也田立數故言以地范武子日地謂晉陽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

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

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時荀寅士吉射作亂攻趙氏趙鞅奔晉陽與師以拒二子君故以叛言

皇清經解

卷六頁九

孔檢詩公羊通義

三

之然書歸者非與使無惡也所以起其叛為以地正國明雖逐惡人苟無君命不免為叛鞅自以與寅吉射情有曲直而春秋之誅壹施之此臣道之大防也後世蕭高宇文之徒猶託名清君側之惡為義師者唯春秋之教不明而亂臣賊子不知所懼也董仲舒曰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各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聩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成來奔

晉趙陽出奔宋

左氏經曰衛趙陽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率師滅頓以頓子貽歸

不別以歸

何國者楚主兵可知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

吳子光卒趙汭曰吳楚之君雖卒于外不地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

解詁曰天子上士以各氏通

賑者何俎實也

解詁曰實

俎肉

腥曰賑熟曰燔

周禮曰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解詁曰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

舉月日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尊紀賜者則不親為

之紀

時焉

皇清經解

卷之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十四

衛世子蒯躄出奔宋

解詁曰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解詁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

杜元凱謂會公于比蒲是也大蒐大閱公雖在不書國內常禮省文可知也邾郈言公者乃特

也

城莒父及霄

無冬者師說以為齊人歸女樂之歲也魯君臣受之三日不朝雖諱而削其事繫于冬故去冬以

起之史記曰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遣魯君女樂文馬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

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云且郊者謂

明年春當郊寔受女樂在是冬之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

月者為下錄邾牛之變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曷為不言其所食解詰曰漫也解詰曰漫者徧食据食角漫也其身災不敬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曷為以夏五月郊解詰曰据魯郊二卜之運也解詰曰運轉正當卜春三正也謹案魯郊

本以十月上甲繫牲十二月下辛卜日今為改卜牛故正月始繫牲更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不從又以四月下辛卜

五月上辛得吉卜乃郊也然失稷牲唯具之正

壬申公薨于高寢殺梁傅曰高寢非正也

鄭軒達率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籧條

邾婁子來奔喪

皇清經解卷之八十九 孔檢計公羊通義

五

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解詰曰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謹案會葬亦當遣大夫而已異義曰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

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妣氏者何哀公之母也解詰曰妣氏祀女哀公者即定公之妾子何以不稱夫人

哀未君也未踰年未成為君猶未得遽尊其母魯之未失妾齊於嫡故因其可正者正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柳周室大壞吳楚主諸夏之象

九月滕子來會葬不發傳者與奔喪同非禮可知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解詰曰昃日西也易日日

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

辛巳葬定妣

定媼何以書葬

解詁曰媼不稱小君子般不書葬

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

廟則書葬

雖未踰年其義成爲君當得爲其妾母別築宮廟故從廟則書葬之例辛巳距戊午二十三日蓋定

公七虞卒哭既畢然後啟禮也

冬城漆經傳凡二千四百六十字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九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

卷六百八十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六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討 廣森 著

何氏解詁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解詁曰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耳許男者戊也前許

男斯見滅以歸今成復見者自復謹案何氏必知許自復者令諸侯復之當有不與專封文陳蔡為楚所封春秋以自復之辭書之許實自復即不復書足與彼相起也

麋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亦以改卜牛故三月下辛始卜郊特此一卜得吉爾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一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取漵

東田及沂西田

解詁曰漵沂皆水名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

解詁曰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

季孫斯不與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率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

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

難意與陳儀同

父有子子不得

有父也

以蒯聩對輒言之固父也雖若得其子之國以蒯聩對靈公言之則子也靈公不以衛與蒯聩即蒯聩

不得而有衛也解詁曰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聩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為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鄭康成曰蒯聩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

是春秋不與蒯
贖得反立明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率師及鄭軒達率師戰于栗鄭師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解詁曰畏楚也州來吳所滅趙汭曰蔡既以吳入郢其依吳避楚非得已故得

與邢衛
同書月

蔡殺其大夫公子騶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率師圍戚

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率師圍戚伯討也解詁曰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

首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

為固可以距之也曼姑之義為可距則輒之義不可距文外自見此傳立言之善也蒯贖本靈公所逐

曼姑為父距子非為子距父也假令輒以愛父之故委國而

去衛人猶當更立長君將遂可悼靈公之命迎蒯贖而君之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二

平推是以論曼姑不得不距矣解詁曰傳所以曼姑者曷為

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距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輒者曷為

者也蒯贖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贖而立輒蒯贖為無道

靈公逐蒯贖而立輒周人之法無適子者有適孫靈公廢蒯贖而不廢輒則輒適孫當立者故傳以

為有王父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解詁曰輒之義不可以

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

行乎子也解詁曰是靈公命行乎蒯贖重本尊統之義謹案

仇讐其父偃然居位也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爾大夫及學

士則知尊祖是故輒有王父命為可立蒯贖無父命必不可

立與若惡蒯贖即似與輒與輒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惡輒即

似輒若惡蒯贖與蒯贖即似與輒與輒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惡輒即

兩見其義言乎輒使曼姑距父則不可曼姑以靈公遺命距

蒯贖則可輒之道雖當讓而衛人奉輒自不失尊王父之意

若夫論語所言賢者之至行又烏足責輒也推子貢之問

正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尊王父命之事故援以

為喻令輒無可立之理冉有子貢皆非中知以下復何所疑

而致問耶或詆公羊有助子讐父之說者抑不善讀此傳矣

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此推類及之廣
言尊尊之義

夏四月甲午地震占與昭公同哀公孫越事在春秋後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解詁曰据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復立也曷為不言

其復立解詁曰据立武宮言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春秋之大法凡主議者有所託見則

不復特見一省其文一微其義若然經有有事于武宮復言立武宮者武公不在春秋中據本有武世室其為廟復立

未明故特見也何以不言及門及兩觀敵也外其尊同自仁率親則高祖而上其何以書記災也解詁曰災

疏等故言敵也何以書記災也不宜立

季孫斯叔孫州仇率師城開陽音義釋文云開陽左氏作啟陽聞者為漢景帝諱也

宋樂髡率師伐曹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孔檢討公羊通義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解詁曰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解詁曰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弑蔡侯申音義弑板本誤作殺從開成石經改

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据文十六年傳文賤乎賤者也

賤乎賤者孰謂罪人也本賤者又犯罪故尤賤之賤乎賤者猶爾雅云微乎微者也解詁曰

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左氏以為皆弑君之黨然經不以討賊之辭言之則彼未

足信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弟子讀經文制晉人執戎曼子為一事赤

歸于楚為一事疑與赤歸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引曹同類故設問云爾先師言以正之此實晉為楚執欲言晉人執戎曼子歸于楚則醇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嫌若以方伯待晉而見別異者正以衛侯曹伯等執歸京師皆不名故也

城西郭

六月辛丑蒲社災

蒲社者何亾國之社也左氏經作亳社賈逵云公羊曰薄社

薄使陰明也今公羊為薄與亳音訓並同郊時牲曰薄社北本亦作薄姑而何邵公云蒲社者先世之亾國在魯竟似別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有蒲國誤矣武王伐殷克薄班其社于諸侯呂氏貴直論曰殷之鼎陳于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穀梁傳曰亾國之社以為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解詁曰據封土亾國之社蓋揜屏戒也

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解詁曰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蒲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為有國者戒

社災何以書災災也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亾國之社所以為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亾不用戒矣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書葬明賊已討不見討文者盜賤不足錄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率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白卒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據楚子昭卒不書閏

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

數喪數略也

喪數沽略葬月當併閏計之故特著其禮喪服以年為節者不數閏以月為節者數閏五月而

葬亦事之以月數者故同得計閏然何氏竟指大功已下數

閏釋此傳則非也禮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齊之臣子宰有服大功者平明年傳曰除景公之喪注云期而小祥服期者

除然景公以九月卒而以七月緘是齊之未失雖以年數者

固亦數

閏矣

六年春城邾婁

解詁曰城者取之也謹案諱取言城與虎牢同義不但言取葭者方將滅其國故諱之益

深凡為內深諱者正惡之大者也諱亟取不繫國今深諱反繫國者但言城葭嫌與內邑同文無所起

晉趙缺率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叔還會吳于柎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舍

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

弑而立者謂繼弑君而立者若宋督弑殤公而立莊公未

嘗言宋馮入于宋趙盾弑靈公而立景公未嘗言晉黑臀入于晉之類是也

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

之何

謂陽生不為諉也復國乃以諉弑舍故特為奠辭與齊

小白入于齊而後殺糾者同罪

此其為諉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

如

舍者嬖人鬻媵之子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

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

解詁曰陳乞欲拒言陽生不可忍景公殺陽生

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

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子者也走矣

解詁曰毅與之玉節而走之使詐以使命出防關稽也周禮陽生走

輔之類也解詁曰奔不書者未命為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嗣謹案子糾來奔亦不書同此例

人迎陽生于諸其家也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除義如除喪者先重喪此期而除喪者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也左傳有既葬除喪則謂既虞卒哭去麻服葛而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杜預藉以飾其短喪之說尤可嗤疾

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解詁曰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謹案桂用魚薦用菽家之小祭祀所謂季女尸之者也亦以陳乞未終君喪不可自首祭事其妻服除故得言之禮為夫之君服

士避文帝諱讀常字願諸大夫之化我也不將禮而相過曰化諸大夫

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解詁曰

囊中央日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闔然公子陽生也

日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闔然公子陽生也

日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闔然公子陽生也

日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闔然公子陽生也

日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闔然公子陽生也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六

解詁曰色然驚駭貌闔出頭貌音義闔說文解字引作規云暫見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

不得已皆遂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解詁曰時舍未能得眾而陽生本正

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自是往弒舍解詁曰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于陳

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致諸大夫立于陳

之家然後往弒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為陽生弒舍不舉陽生弒者諉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謹案陽生正舍

不正而入于齊為篡辭者舍有父命也此大為臣子防也然

比猶加弒陽生不加弒者彼言歸嫌此無惡此言入不嫌陽

生無惡須主見陳乞之罪彼則別書棄疾弒公子比

千下諉弒之罪自有所見也此二經文異而義實同

冬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

宋向巢率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率師侵鄭 晉魏曼多率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鄆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解詁曰指當內辭也若使他人然若

伐既歸而使他人入之者然諱不欲公首其惡邾婁子益何

與須胸同意不嫌觸日入例者下有獲惡明

以名據滅而以歸者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解詁曰

獲晉侯內大惡諱也解詁曰故名以起之也謹案外言以歸

言獲內言獲以來別其辭也醇順諱文不舉公

為言來有外魯之辭焉非經意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率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據滅而以歸者絕曷為絕之滅也曷為不言

其滅諱同姓之滅也解詁曰故名以起之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七

而不救也案滅邢不諱滅曹諱者所見之世為內恥尤深也

此同事而異辭所以各見其義彼主責衛滅同姓此主責魯

起其微辭故曰諱與譏之為用一也至於滅國之惡前後屢

見不待責一宋公而後顯所謂見者不復見耳春秋用意每

畧人所易曉而發人所難知亦猶滅虞言執虞公梁亾不言

秦滅勿獨嫌責宋公之薄也且入國而以其君歸罪固不滅

者順入文例

吳伐我不言鄙者近

夏齊人取譚及僇音闡

益來也左傳曰齊侯使如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解詁曰獲歸不書此書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讜及禪既歸邾婁子齊亦還所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率師取鄭師于雍丘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解詁曰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為征不義不

為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爾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月者諸侯奔有罪例也益反國仍為無道見逐於吳故出

公會吳伐齊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八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率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前後公會吳皆不致者恥也此致者善公因齊喪退師將順其美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解詁曰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率師伐陳

吳救陳何焯曰救中國不進者吳楚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率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率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獲齊國書解詁曰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冉有曰先王制土藉

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五經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采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斤金米十六斗謂此田賦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有武事然後取其賦故賦之字从貝从武昔伯禽徂征淮夷芻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九

芻儀糧也迷峙之田賦之法也今魯用田賦者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屬民甚矣稅敵本無其制故言初田賦本有其制特不宜非時用之故言用傳例曰用者不宜用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解詁曰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宗其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謹案謂之吳孟子猶言吳之長女特避不稱孟姬耳杜預以為詭託宋姓者非也孟

子者賈母姊妹之稱詩曰齊子由歸可證也

公會吳于橐臯公背嬪有惡從不書葬已諱故不更沒公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暹諸夏之會上于是故不月不致復為大信辭所以撥亂世存中國其猶下

宋向巢率師伐鄭

泉股曹匪風 終鄭之意與

冬十有二月蠓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解詁曰蠓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

為異比年再蠓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後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宗國以亾齊并于陳氏晉分為六卿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率師取宋師于品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解詁曰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

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

夏許男戍卒

失國復立尤微弱故不得日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何以稱子

據橐臯稱國

吳主會也

吳自是遂雄長列國不可復得抑故稱爵存其實

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國語稱黃池之盟吳公先

歆晉侯亞之春秋不欲以吳長晉其言及吳子何鍾離之會故不錄其盟唯存會時之次云爾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十

殊會吳

會兩伯之辭也

解詁曰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在為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

主中國而又事實當見不可醇奪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為伯吳亦主會為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

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

解詁曰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

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

不至也

諸侯不序者序在晉下則仍似外吳常辭兩伯不顯片在吳下則是外吳而并外中國諸侯矣文不可施

故一切削之但張兩伯辭則諸侯皆在可知舊說時吳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驢乘滕薛使轂而左傳是會有單

平公經不書即其一隅也

楚公子申率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趙汭曰會吳不書至此先會晉侯而後及吳子乃以會晉侯致也

晉魏多率師侵衛

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解詁曰摺上七年言曼多譏二名二名

非禮也解詁曰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後正人正人當先正大以帥小謹案世本日獻子荼生簡子取取生襄

子多然則曼多本一名多如左傳所載晉文公重耳又稱晉

重宋樂祈犁即謂之樂祈當時多有此比故何忌或言忌曼

多或言多春秋因兩書之以託譏二名之義亦所謂因其可譏而譏之非本二字作名而強削其一矣

葬許元公

九月螺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解詁曰据北斗言星名見于旦也解詁曰旦

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周十一月夏九

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絕之象

盜殺陳夏彊夫彊夫之罪未詳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十一

十有二月螺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非魯國中所有然則孰狩之

薪采者也叔孫氏之車子鉏商采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薪采者則微者也

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

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麟一角而戴肉首中

律呂行中規矩遊必擇處不羣不旅不履生蟲不踐生草太平之嘉應帝王之極瑞不可以賤者之辭加之故大其文也

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解詁曰見

時無聖帝明反袂拭面涕沾袍解詁曰袍衣前襟也謹案左

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

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

至爲孔子之作春秋何氏傳本無此蓋治公羊者增成其說然春秋之作存王道於將絕垂治法於不朽孟子以爲亂後

之一治故左氏先師賈服之徒皆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而胡康侯謂蕭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天人相與之際誠有然者至其出而見獲則聖道不行終老兩楹之象也但夫子謙不敢當麟爲已獲故但傷麟見非時感而致泣方在制作就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絕筆于所感爾

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解詁曰噫咄嗟貌祝斷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謹案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泗水侯之沒先當哀十七而論語有有棺無槨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十七二三年間也此年三見傷悼故子深痛之傳亦連述之矣

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隱公以來之事祖雖不及見猶及聞而知之過是以及見

獻不足恐失其實故斷自隱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聞者已

也至於祖之所逮聞而父受之祖已受之父則所傳聞也世疎者其恩殺若桓之無王莊之不復嘗鄉歸實文姜淫洪

皆得實言之以立其義移於所見之世則義有所尊思有所諱定公受國于季氏不敢名其篡昭公娶同姓不忍斥其惡

是以春秋正名分誅亂賊之大用必託始乎所傳聞之世而後可施也近者微辭遠者目言以義始之以仁終之別其世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主

而不亂斯異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上治隱桓而貶絕其辭而不糝

而尊親之義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采毫毛之善讖織芥之惡凡所以示後王經制者靡不具焉天之數不

天道浹於上人事備於下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

正莫近諸春秋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

則不切高論堯舜之道而無成敗之效則不著事不當其勢諸春秋因亂世之事季俗之情漸裁以正道庶賢者易勉不

肖者易曉亦致治太平之所由基也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

道與解詁曰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爲任意也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

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豈君子樂

當世有聖帝如堯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既不可得退修春

秋以俟後世王者復起推明春秋之義以治天下則亦君子之所樂也左氏馳騁於文辨毅梁固囿於詞例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唯公羊子乎

經傳凡二千二十一字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終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漢軍生員樊封校

三

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

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爲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爲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爲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烏乎託之託之春秋春秋之爲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日時二日月三日日王法者一日譏二日貶三日絕人情者一日尊二日親三日賢此三科九旨旣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皇清經解

卷六見七

孔檢討公羊通義敘

一

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唯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于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毋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鳴于朝廷立于校官董生授弟子贏公贏公授眭子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名二家之糾捕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郟非天子之絀陟耶

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爲賢論貴戚之卿又寔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術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臯陶則與瞽瞍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嗚呼是非相淆靡不然矣自有書而梅姚僞之自有禮而鄭王爭之自有易而荀虞之象陳邵之數焦京之五行王弼何晏之浮虛並起而持之往時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今毛詩孤行亦既杜其歧矣顧小序復不信於後世况乃公羊穀梁左邱皇清經解

卷六見七

孔檢討公羊通義敘

二

明並出於周秦之交源於七十子之黨學者固不得而畸尚而偏詆也雖然古之通經者首重師法三傳要各有得失學者守一傳卽篤信一傳斤斤罔敢廢墜其失者猶曰有所受之其得者因而疏通證明誠可以俟聖人復起而不惑倘將參而從焉衡而取焉彼孰不自以爲擇善者詎揣量其智識之所及匪唯謬于聖人且不逮三子者萬分一逞臆奮筆恐所取者適一傳之所大失所棄者反一傳之所獨得斯去經意彌遠遠已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然今之左氏失其師說久矣漢世謂公羊爲今學左氏爲古學以其書多古文訓讀賈逵服虔號能明之雖時與此傳抵牾而一字子奪必有意日月名氏詳略必有說大指猶不甚相背杜預始變亂賈服

古訓以爲經承舊史史承赴告苟如是因陋就簡整齊冊牘云爾董狐倚相之才徧優爲之而又何貴乎聖人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卽大惑文王繫易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十翼者周公次詩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小序者必待傳而後顯則且等於揚雄之首贊朱子之綱目非自作而自解之不可也聖人之所爲經詞以立意以詞達雖無三子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終古而不敝魯之春秋史也君子修之則經也經主義史主事事故繁義故文少而用廣世俗莫知求春秋之義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視聖經竟似左氏記事之標目名存而實亾矣吹趙橫興宋儒踵煽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爲所奪其訾毀三傳率臆拾本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七

孔檢詩公羊通義敘

三

例而庸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日來祭公使而日來介葛盧朝而日來齊仲孫外之而日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于成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于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于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

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
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僂
指述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
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而乃異一救而言
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
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
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
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
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弑豐儀之立仲循循
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
櫟取足伸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敘

四

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殺母
兄皆處乎嫌疑之間特殊異二子于眾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
不名尚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盍思仲之稱
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嘷嘷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淳于髡
設滑稽之辨欲窮孟子孟子直應之曰君子之所爲眾人固不
識也方將任膠滯庸鄙之見而贊游夏之所不能贊不亦難矣
世俗之爲說者曰春秋据事直書美惡無所避豈不甚明而顧
假時月日以爲例乎此言非是春秋之序事甚簡稱言甚約記
戰伐知戰伐而已不知其師之名記盟聘知盟聘而已不知其
事之爲若乃情狀委曲有同功而異賞亦殊罪而共罰抑揚進
退要當隨文各具非可外求但据記事一言終無自尋其抑揚

進退之緒誠求諸繫時繫月繫日繫殺之不相襲則其明析有不啻若史傳之論贊者東山趙氏嘗言之曰事以日決者繫日以月決者繫月踰月則繫時此史氏之恒法也東周王室衰微夷狄僭號五等邦君以強弱易周班而伯者之興幾於改物其災祥禍福之變禮樂政刑之亂必皆有非常之故焉史氏以其三例者一以施之是非得失混淆雖有彼善於此者亦無從見矣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不日爲恒則以日爲變以日爲恒則以不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恒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恒則以月爲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敘

五

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惟汙一人哉推舉其槩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鄒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侯入曹何以別於宋公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隱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于殺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日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

殺癸巳葬晉文公皆殞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
衛獻公日讀其經曰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甲午衛侯衎復歸
于衛諼弑之述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
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
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衍而非衍夏
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
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又曰譏貶
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乖論語不
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
小過惡耳至其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宏罪
犯今古之極慙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
皇清經解

卷六頁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敘

六

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媚桓弑隱公子招之脅君
亂國充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思出謀發慮久已
不軌于禮義先師言春秋夫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
時立朝必不待其弑君亂國蚤已放流之覲彘之又何不逆億
之有以誅不待教之惡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
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于鄆
貶翬于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爲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
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唯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
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疎者不良當絕其
位親者不良但不當任之亦勿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
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翬在所傳聞之世訟

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篡成風之舍暉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輦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絕不槩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書溴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御缺之徒義公子側之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敘

七

寧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句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邾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經與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爾弟未若狄之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踰而蔡之賸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哆哆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絕于春秋何則般之弑父已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爲廬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

君義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虔也譬此其比在刺築館
譏猶釋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爲大夫旣爲
大夫卽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
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與貶絕備矣而又
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瘳惡聞之有
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合模建百王
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
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
以諱與讐符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節
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人伐吳氏則滅
項不嫌非齊書戊鄭虎牢於下乃可以城不繫鄭書孟子卒於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一

孔檢詞公羊通義敘

八

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
大去見諸侯以國爲體於人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公孫會見
司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暨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爲盟之法其
假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
以美召陵高泓霍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捷
之諱宋也三亾國之諱亾也其緣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
將因其所諱達之於所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
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日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逮
聞所以爲始爲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
嘗病左氏規隨擬議續經三年顧云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况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

非園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
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于征
南穀梁本義汨于武子唯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
詁列在註疏漢儒授受之旨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
疾左氏膏肓春秋漢議文諛例之等尙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
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訛率臆未能醇會傳意三世之
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強殊鼻我于快而季姬季友公
孫恣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夫奔甸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
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
邵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詞焉
叔術妻嫂傳所不信邵公反張大之日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皇清經解

卷六頁七

孔檢討公羊通義敘

九

亦猶傳本未與輒拒父雋不疑詭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令不
曉者爲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
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
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
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
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
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
次爲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母生董生既皆此經先師雖義出
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爲略依胡
母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
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

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
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
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
辭蓋自有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
侑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禩之後安得
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仰既竭不知所裁
乾隆卅有八年孟冬甲子裔孫翰林檢討廣森謹言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一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敘

十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二

禮學卮言目錄

卷一

儀禮廟寢異制圖說

匠人世室明堂圖解

辟雍四學解

卷二

禘

郊

九廟

五門

軍乘

禮服釋名

卷三

王齊日三舉

豆脯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二

孔檢討禮學卮言目錄

一

夏頒冰

王及后之服屨

廣輪之數

制其畿方千里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職人

里布屋粟夫家之征

畛

凡糞種

人二補下也

接盛

振膳之禮

琥

辨廟祧之昭穆

及葬共其祿器遂狸之

柏席

死於兵者不八兆域

凡樂圖鍾為宮

祭祀先卜

九筮

以封四衛

隸僕掌五寢

士師受中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

璧以帛琮以錦

萬之以珉其匡也

輪人為蓋

凡冑鼓必以啟蟄之日

倨句一矩有半

春以功

卷四

主人爵弁纁裳緇袖

婦疑立於席西

質

諸公

燕禮主人

遣喪將命於大夫

聘禮志

十六斗曰簋

賓卒食會飯

侯氏裨冕釋幣於禰

方明

至尊

皇清經解 卷之九十二

孔檢討禮學危言目錄

二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有適子者無適孫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

弟長也

夏祝商視

撫用斂衾

鮮獸

明齊溲酒

耐

眉壽胡壽

卷五

立視五禩

泣血三年

葬於北方北首

使焉曰寡君

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

三分去一

六尺四寸為步

祭先脾

大饗帝

各以其方色與其兵

無介語可也

周公踐阼

冠娶妻必告練祥則告

夫人在房

社

周之始郊日以至

濫

奏而食

犧象

為父母妻長子禫

耐於其妻

大夫有私喪之葛

下大夫之虞也牲牲

君拜寄公國賓

士不虞筐

郊寘

壇墀有禱焉祭之

客出以雍徹以振羽

義者宜也

儒行

皇清經解

卷之九十三

孔檢討禮學危言目錄

三

致知在格物

卷六

周禮鄭注蒙案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二

學海堂

禮學卮言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儀禮廟寢異制圖說

經禮十七篇或行於廟或行於寢非詳識古宮室之制其升降進退之節不可得而知也蓋右寢左祖大夫士之通法君子之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則寢之視廟宜有綱矣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寢廟之異有明文者也廂者夾室前堂也昏喪諸禮凡在寢者並不言夾室禮注每云可見廟有夾室寢無夾室既無夾室則亦無廂名矣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自陳用之禮書及李寶之儀禮釋宮始援聘禮負右房之文以為自天子達於士皆左右房然鄭君去古未遠說有師承漢書曰家有一堂二內一房一室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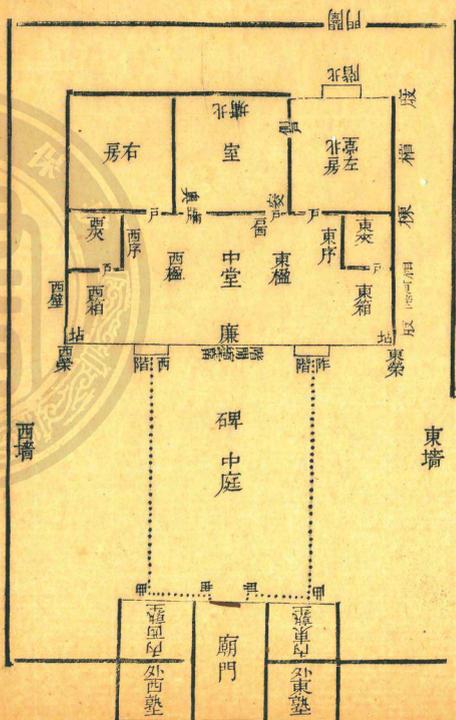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二

孔檢討禮學卮言

一

於二內之謂爾雅曰戶牖之閒謂之扃其內謂之廣森竊疑大夫士之廟乃左右有房其寢固東房西室以降於君耳饋食禮每言東房又言左房東以對西左以對右以為廟無兩房者信不然也昏禮言房者五言房中者四喪禮言房者四言房中者一虞禮言房中者一言房者二而皆不指其東西左右則以為寢有兩房者亦未必然也
欲射在學與廟同制諸家圖儀禮者並廟寢無別今特著其所異如左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二

孔檢訂禮學厄言

廟門

士冠禮筮于廟門布席于門中闔西闔外闔門槩也中東西設之闔門限也中南北設之士喪禮曰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是門皆兩扉也聘禮賓問大夫及廟門大夫揖入注曰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宁案宁卽詩所謂俟我于著者也人君以門屏之間爲宁大夫士無屏其宁蓋近東塾禮與客入者客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冠禮注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則宁立俟賓之處亦必於門內東方矣詩在我闔兮韓詩說門屏之間曰闔

外東塾 外西塾 內東塾 內西塾

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士冠禮云舉鼎陳於門外直東塾又云具饌於西塾注西塾門外西堂也又云擯者玄端負東

塾注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士虞禮云羞燔俎在內西塾
上又云陳三鼎於門外之右七俎在西塾之西注塾有西者
是室南鄉引喪虞諸禮為證者審是廟寢所同也後仿此案大夫士不為臺門門堂
無階然其基必少崇於庭故經每以塾上言之

中庭 碑

聘禮注云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又云官必有碑所以識日景
引陰陽也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昏禮注云入三揖者至
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鄉飲酒注云將進揖當陳日當塗謂之陳廟中路謂之唐賈公彥以為設碑之節三分庭一在北

阼階 西階

阼主人之階也阼之言酢所以答酢賓客也西階顧命謂之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二

孔檢討禮學厄言

三

賓階鄉射禮曰賓降東面立於西階西當西序知階直序內
矣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每堂
一尺為階一等故士冠禮賓降三等注云降三等下至地也
周書明堂曰階博六尺三寸今逸周書無此文據隋宇文愷明堂議所引依明堂
東西九仞六丈三尺推之階廣恆居堂廣十之一歟士喪禮升棺
用軸軸升不可厯級疑階旁亦次輒為塾堵若漢陛石平左
城之象

棟 楣 庑

鄉射記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庑案
庑一名阿昏禮賓升西階當阿今文阿為庑

中堂

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棟者五架之中也然則棟以南
至前殿爲堂棟以北至後殿爲室崔愷喪服節曰卿大夫爲
夏屋隔半以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者是也見太平御覽宋人
說後楣以北爲室非是鄉射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
序之物不得當棟者正以棟下卽室之南墉序無室乃可以
深也序無室見大射注凡言盡階不升堂者在前殿之外當簷下

東楹 西楹

兩楹承前楣之柱也鄉射記射自楹閒注謂射於庠以庠物
當楣故也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注云中堂南北之
中也中堂與楹相直故經舉其閒以爲東西之節楹旣當楣
則堂南北之中當楣審矣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二

孔檢討禮學厄言

四

室 戶 牖 奧 窆

爾雅曰室中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窆案祭禮筵戶於
奧而詩云宗室牖下則奧近牖可知也士喪禮埽室聚諸窆
而弟子職云拊前而退聚於戶內則窆近戶可知也戶唯單
扇故其字从半門牖亦有扇士虞禮注曰牖先闔後啟扇在
內也

戶西

戶西室外之中偏東而近於戶賓席所在也舊說以戶牖之
閒爲客位今攷冠禮昏禮燕禮大射有司徹並筵於戶西而
不云戶牖之閒古之君子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居不中席雖
人君無正中而南面者聘禮夕幣君朝服出門左南鄉閏月

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是朝位恆在左鄭注禮器云人君尊東明堂之

制戶居中左右夾窗然亦設斧依於戶牖之閒益信當依而

立非正中矣明堂中戶東牖之閒正常室所言戶西處天子猶不中立而況於大

夫士乎故曰戶西者非戶牖之閒唯昏禮醴婦席於戶牖閒彼醴婦在寢寢室偏西則

戶牖之閒非正中故得當之也此併可為寢無右房之證

北牖

昏禮席於北牖下注云室中北墻下凡房室之墻皆名牖冠

禮曰陳服於房中西牖下聘禮曰西夾六豆設於西牖下又

士喪禮祝負牖南面是房室南墻外見於堂者亦名牖也

左房 右房

東房為左西房為右行禮多於東房唯聘禮兩言負右房皆

皇清經解 卷之百九十一

孔檢討禮學危言

五

堂上以為節房內之事未聞詩右招我由房傳曰國君有房

中之樂然則燕禮房中之樂在右房歟士喪遷於祖正柩於

兩楹閒注云象鄉戶牖也若然戶牖閒得與楹閒相鄉其室

必正中似鄭君亦或以士廟為有左右房矣

房戶

禮諸言戶東戶西者皆室戶其房戶則必冠房以別之若昏

禮尊於房戶之東是也昏記云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

鄭君据彼文凡釋房外皆為房戶西

北堂

昏記曰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云北堂房中半以北疏云

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案半者謂自後

楹下中分之毛詩伯兮傳曰背北堂也其義取房南向堂北
向相背然

北階

北堂之階顧命所謂側階也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
階注云位在北堂下

側戶

經無明文据春秋左傳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是室中
有戶可達堂後竊疑婦人位在北堂凡自房入室必由於堂
過爲迂遠若少牢饋食云主婦洗於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
獻尸此由堂至室出房戶入室戶經文顯然辭繁不殺而特
牲饋食尸酢主婦主婦適房祭酒啐酒入卒爵適房不言出
皇清經解卷之六十一
孔檢討禮學厄言

六

室戶入室又不言出房戶安知非自側戶出入歟荀子曰子
貢觀於魯廟之北堂九蓋皆繼楊倞注九當爲北家語作北
蓋蓋音盍戶扇也案北蓋當卽側戶之闔屬於北堂者矣北
堂之階曰側階戶曰側戶名亦宜之

東序 西序

堂上東西牆謂之序序南頭盡處當楹下爲序端書大傳曰
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東房西房北堂各三
雉鄭君注云廣榮閒相去也內堂東西序之內也儀禮廟寢
尺度無可徵稽此圖三分堂廣以二爲脩以其脩爲序閒廣
室廣半之房室參停夾室居室方四之一亦略依伏生所說
而推測焉

東夾 西夾

夾堂為室一名左達右達特性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案經之東房不當釋為房中之東然據鄭意以東夾之北通為房中可見夾室是在房前之偏故東房戶必近西西房戶必近東乃可以達於堂而東房內之東西房內之西則皆正當夾室牆後也近世或以兩夾與房室平列作五間此必不然何則序之外為夾室注疏相傳之定義也牆在堂為序在房為墉禮之辨名絕不相紊合夾在房之左右但可云墉外耳何言序外乎釋名亦曰夾室在堂兩頭不言在房兩頭也序即夾室之墉自堂上名之耳與明堂圖參觀益信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宰東夾北皆謂堂下東壁之東當棟後

皇清經解

卷之九十二

孔檢討禮學厄言

七

者為夾北當前楣前者為夾南

東箱 西箱

觀禮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性饋食注曰西堂西夾室之前賈氏疏以為即西箱也爾雅字為廂郭氏云夾室前堂

東壁 西壁

士喪禮眾主人辟於東壁南面注云當坫之東特性饋食禮主婦視饋饌於西堂下記曰饋饌在西壁案堂三面有牆其在房室者自內言之為墉自外言之皆為壁也

坫

冠禮執以待於西坫南注云坫在堂角衺禮饌於東堂下注

云凡在堂東西堂下者南齊垢

廉

鄉飲酒禮設席於堂廉注云側邊曰廉聘禮有內廉謂廉之在階內者也大射注有堂西廉謂廉之在西堂前者也東西堂前之廉疑卽顧命東垂西垂云

東榮 西榮 雷

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南北以堂深注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雷注人君爲殿屋也儀禮釋宮云天子諸侯得爲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爲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雷兩下則唯南北有雷而東西有榮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廣森謂殿屋四阿者明燕禮云門內雷則門屋之北雷也

堂之制天子清廟路寢制如明堂四面有堂故四面有雷諸

皇清經解

卷之九十二

孔檢討禮學危言

八

侯旣無四正之堂雷何取焉燕禮東雷仍謂堂前雷之東在榮上者耳諸侯遷廟禮亦云設洗當東榮其明證也喪大記復者降自西北榮上林賦云暴於南榮東西榮之前端爲南後端爲北初非四面有榮南雷之左端爲東右端爲西初非四面有雷名義正同鄉飲酒記磬階閒縮雷注曰縮從也雷以東西爲從

東牆 西牆

士喪禮爲塗於西牆下注云西牆中庭之西儀禮釋官曰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闈門

士冠禮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注云適東壁者出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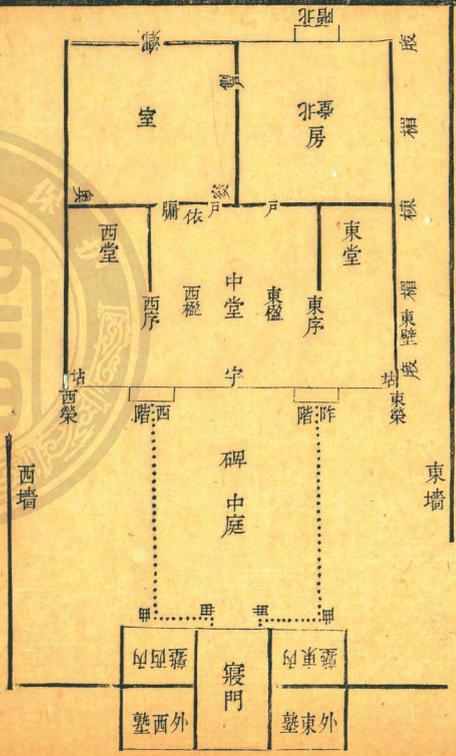
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案舊圖闈門在西
牆今改定在北者据自東壁至門爲便若闈門在西冠者自
可由西階之西循西壁以出不應轉東適矣雜記夫人奔喪
入闈門升側階意側階與闈門相直者也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一

孔檢討禮學厄言

九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一

孔檢討禮學厄言

寢門

士冠禮主人與賓入每曲揖注云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若然廟門在大門內東寢在廟西寢門必與大門對矣寢門外大門內之庭乃卿大夫所謂私朝也寢門外之西亦有闈門女賓出入由闈門不由大門士虞禮主婦亦拜賓注云拜之于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

逸禮曰東南稱門西北稱闈闈闈門非一凡宮中之門西出北出者通謂之闈

自四塾以下凡名制與廟同者不別釋

阼階 西階

檀弓云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而喪大記云櫬置於西序知寢之西階當序也蓋房屋三間者其堂廣則階去序遠房室二

閒者其堂狹故不與廟同

宇

士喪禮置於宇西階上注云宇柩也案宇西前檐之偏西者
幽風八月在宇韓詩說宇屋雷也說文解字曰齊謂之檐楚
謂之柩

室

士喪禮死於適室注云正寢之室也案記朔月若薦新則不
饋於下室注云下室如今之內堂然則適室者對下室為文

戶 牖 依

玉藻曰君子之居恆當戶當對也居坐也此居字合從古文
考經作尻檀弓云

當戶坐者主奧戶開則其扉負東墉與奧對矣爾雅曰戶牖
而坐

皇清經解 卷之九十一

孔檢討禮學危言

士

之閒謂之展士虞禮佐食無事則出戶負南面依猶展也
展屏風也自天子下達皆有展唯天子之展畫斧文為異

鄉

士虞禮啟牖鄉案詩塞向墀戶傳云向北出牖也鄉與向同
喪大記曰寢東首於北牖下是寢有北牖廟則唯天子之清
廟太室乃有達鄉人臣無之蓋廟室正中納光寢室偏西其
當西堂之北者必幽闇故為北窗以助明也東堂之北通為
房中西堂之北通為室中此從鄭賈舊說

房

喪大記小斂婦人髻帶麻於房中注云西房也正義曰士喪
禮婦人髻於室以田子在房故婦人髻於室大夫士唯有東

房故也此經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於東房故知婦人髻及帶麻於西房也案注疏說君寢有西房大夫士無西房者此條最顯而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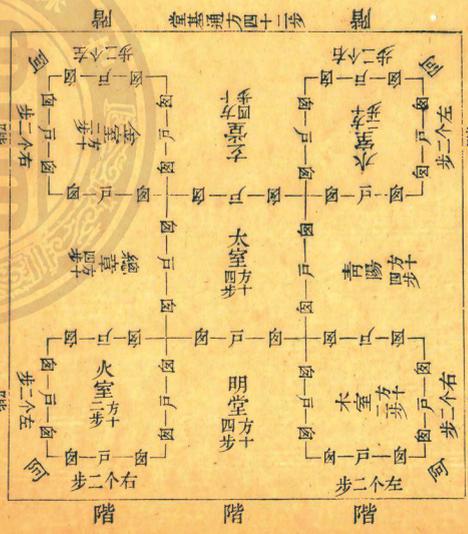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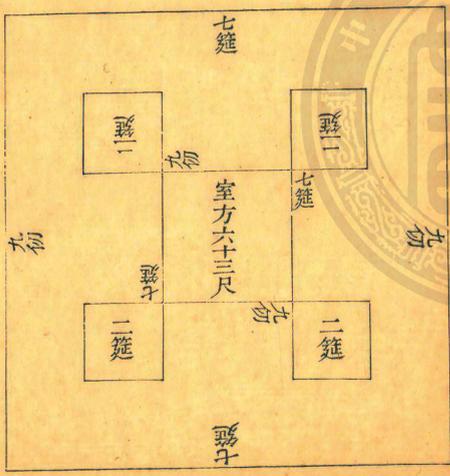
東堂 西堂

序以外爲東西堂廟寢所同但廟之東西堂又各有前堂後室分言之則爲稍爲夾寢無夾室通言堂耳此圖半堂之廣以爲序內房室之方與中堂等兩楹之間與序壁之距等北堂廣如東西堂之脩其脩如東西堂之廣五架之屋而正方之其度自然如此而於廟廣爲三分綱一所謂寢不踰廟者倘有合歟以今匠氏之法推之此寢必爲脊柱接梁乃得前內墉三後二間架不等前則東西有楹後唯一楹隱於

考工記室月明會堂通圖

周人明堂制度如前廣脩數異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二 孔檢討禮學厄言



世室明堂圖解

夏后氏世室

世室者明堂之中室夏以室舉周以堂稱異名而同實故周
公作洛立文武之廟制如明堂謂之文世室武世室

盛德記曰明堂

者文王之廟也洛誥曰王入太室禘太室猶世室也春秋世室屋壞
左氏經為太室

古者世太字多通用若太子即世子鄭子太叔亦云世叔

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明堂之制順時布政四方有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
章北曰立堂堂脩二七者每一面之堂其深十四步也廣四
脩一者謂堂之廣與四堂之脩皆若一也然則四堂各方十
四步全基方四十二步以六尺之步計之為二百五十二尺

皇清經解

卷六頁九十一

孔檢討禮學后言

古

鄭君以十四步遂為堂室之通基而又自覺其隘乃疑記是
假令之數誤矣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注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
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廣森謂易之卦位乾為金
居西北巽為木居東南鄉飲酒義亦以東南為仁西北為義
鄭君所說似失其方今更正之東北水室東南木室西南火
室西北金室呂氏春秋曰周明堂金在其後此之謂也三四
步者十二步也四三尺者十二尺也四隅之室方十二步中
央之室蓋以十二尺則亦方十四步與堂脩廣同

九階

注曰南面三三面各一案管子曰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
明堂位曰三公中階之前知明堂南面正中有階與廟寢唯
賓階阼階者異也

四旁兩夾舊屬下窗字為句者非

四旁猶四方也四方各有兩夾當隅室戶牖之外即所謂左
右个也木室南之前曰明堂左个鄭注月令云南堂東偏東之前曰青

陽右个鄭云東水室東之前曰青陽左个鄭云東北之前曰

玄堂右个鄭云北金室北之前曰玄堂左个鄭云北西之前

曰總章右个鄭云西火室西之前曰總章左个鄭云西南之

前曰明堂右个鄭云南盛德記十二堂謂此四方各一堂兩

个通之為十二矣凡廟寢兩序之外必有東堂西堂其後有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三

孔楹詞禮學厄言

五

室謂之夾室明堂之有左右个猶廟寢之有東西堂觀禮几俟于東

箱鄭君以為觀於文王之廟文王廟制如明堂東由此言之

箱即左个也左樽奠饋於个杜預注云个東西箱

明堂之所異者在四面如一而自其一面視之則皆前堂後

室大室之戶四通自南視之前明堂後太室自北視之前玄

室堂後太室自東視之前青陽後太室自西視之前總章後

大隅室之墉即序也个即箱也隅室當个之後即夾室也與

儀禮廟寢之制固不相遠也明堂位夫人副禕立於房中正

則東南之室也

窗白盛

明堂月令曰室四戶戶二牖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白盛即所
謂白綴獨言此者明其尚潔質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明堂周垣有四門三朝記曰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此明堂之東門也虎闔蓋西門也

取西方白虎名之逸禮曰西北稱闔立闔蓋北門也

見周書皆為臺門故有階有堂堂之左右有室所謂塾矣其度門基通廣取於堂廣三分之二得五十六尺又取堂廣三分之一得二十八尺以為兩室

左右之室各實則室基居門廣丈有四尺

基之半而門中兩楹相距亦合堂三之一也舊注兩室與門

各居一分今不從者据下記廟門容大扁七个鄭云大扁牛

鼎之扁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計周堂六丈三尺若取其三分之一以為門適得二丈一尺以是知之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殷人始為重檐故以重屋名八尺曰尋七尋五十六尺也不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一

孔檢討禮學危言

共

言廣正方可知四堂之基通方二十一尋凡百六十八尺四

阿者屋上四角為飛簷也逸周書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

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元重廊鄭注儀禮云坫在堂

角此四阿之下即堂之四角

馬融西第頌曰陽馬承阿

所謂反坫出尊崇

坫康圭者蓋在其上焉裴頠云漢氏作四維之个

見北魏袁翻傳則

於堂坫增建四室於聶氏三禮圖繪九室明堂並接四角為

之而孔晁之徒以反坫為外向室者或亦本於此

東京賦八達九房薛

綜注云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

室一筵

九筵似記者之誤明堂月令曰東西九仞南北七筵

五經異義及字

文愷李謐
所引並同七尺謂之仞仞小爾雅云四尺鄭君云七尺趙岐
廣二尺一堵之牆高丈祭義云築宮仞有三尺仞以仞七尺計之得合一丈故定從鄭義九仞七筵變文
言之實皆六丈三尺其堂正方字文愷云三四堂之基通方

二十一筵爲百八十九尺侈於殿小於夏焉凡室二筵謂四

隅之室其中室必從堂之方故記略之隋宇文愷明堂議引

周書明堂曰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丈懸謂室內太室

之內也爲方六十三尺加兩夾之室各二筵則五室之方居

堂內九十九尺云百尺及六十尺者皆舉成數夏室廣而个

狹周室狹而个廣三王異世損益相變漢司徒馬宮明堂議

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周人明堂堂大於室故

命以堂今所推論爲與宮議合也宮又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一 孔檢討禮學厄言

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蓋宮以堂脩二七爲脩十
四丈廣四脩一爲益廣四尺故夏堂得廣一百四十四尺周
兩序間七十二尺者亦据東西九
仞言之但彼以八尺之仞計耳

辟雍四學解

古者學有二曰鄉學曰國學國學亦有二曰大學曰小學王制
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天子諸侯同之周禮師保
之學居於虎闈則小學在國中明矣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
西雍者辟雍在西郊也王制又曰虞庠在國之西郊四學同地
言虞庠者舉一隅耳鄭君謂王國大學在內小學在外諸侯大
學在外小學在內及謂周有四郊之虞庠皆不然也蔡邕引易
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四學
同日而徧其近在同地可知蓋太學如明堂之制四方有堂

辟雍靈臺並同制故稱三雍官

東堂謂之東序一名東膠

如青陽

王制曰養國老

於東膠文王世子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明東序東膠異名同實序夏后氏之學也孟子夏曰校

乃夏之鄉學殷遷夏禮更以夏之國學名其鄉學矣殷國學名瞽宗周人以爲西堂

如總章

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爲

樂祖祭於瞽宗而記云祭先賢於西學非其證歟北堂謂之上庠

如立堂

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

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於時秋爲西方冬爲北方故也庠有虞氏之學故又名虞庠南堂成均也

如明堂

大司樂獨言掌成均之法

者以斯爲周學之正名殷人尚白先西方蓋以總章統四堂大戴禮記曰成湯合諸侯制八政命於總章是也周人尚赤先南

皇清經解

卷六頁九上

孔檢討禮學厄言

大

方是以五宮首明堂五學自成均

董仲舒說成均五帝之學正見學爲明堂制有五行之室

象五帝之位今誤解爲五帝時學名失其本意

土室位中央達四方在明堂曰太室在

成均曰中學周垣亦有四門門側之堂所謂塾也虎門唯教貴遊子弟其餘學小學者蓋於學門下逮鄉之羣老皆坐左塾右

塾以教餘子後魏立四門之學猶其意焉魯效天子設四學見於明堂位惟南學稱泮宮爲異禮諸侯軒縣春秋說諸侯軒城

並闕一面以網於天子於樂辟雍水環其宮泮者半之東西門以南通水而闕其北辟泮皆澤也學號澤宮取諸此也

